

程贤章文集一

长篇小说卷

程贤章 著

围 龙

程贤章文集

作家出版社

顾问 出版人 / 何建明
策划 主编 / 杨钦欢

围 龙

程

程贤章文集一

贤

长篇小说卷

程贤章 著

章

文

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程贤章文集/程贤章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269 - 6

I. ①程… II. ①程…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6557 号

程贤章文集(11 卷)

作 者: 程贤章

责任编辑: 贺 平

特约编辑: 程勇芳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000 千

印张: 219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69 - 6

总定价: 330.00 元 (全十一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程贤章简介

1932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市，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历任教师，记者、编辑、主编、广东文学学院副院长、院长。广东省作家协会第二、三、四、五届理事，中共梅县县委常委、梅江区委副书记，梅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广西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嘉应大学客座教授，广东文史馆馆员。

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创作中短篇小说百余篇，报告文学两部，长篇小说十部。获《人民日报》报告文学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两篇。长篇小说《神仙·老虎·狗》、《胭脂河》、《彩色的大地》、《围龙》及随笔《我说红楼》荣获三届、四届、六届广东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围龙》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作家亦因此于1998年在台北客属世界十四届恳亲会上被评为客家杰出文化人士。2010年与杨钦欢、何建明共同策划并主编了一部250万字的《中国治水史诗》。

又是风起的时候（序）

刘钦伟

《围龙》出版已经两年多了，它的反响像山顶上的树叶，一直没有静息过。树欲静而风不止。作家程贤章于前年被第十四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评为对客属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去年分别获得第六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和第五届广东省优秀图书奖，今年又有十五万字的评论文章结集。许多陌生人向我这位责编致意，那声音听来是另一种滋味。我没有把帽子抛向空中，没有大喊大叫，但是我微笑了，不只用嘴，而且用灵魂，用眼睛。

我和程贤章相遇，是在1997年仲夏，是一阵风把我带到他的住所。他轻声说了句你好啊，便问我带工具来了没有。他看着我打工仔的装束，以为是来修空调的。我自报家门，说是受省作协公安分会邀请与他一起到闸坡讲课的，他嘿嘿地笑了。他有一副笨重而敦实的体魄，肩膀宽宽，嘴巴光光的，不勉强说什么，但是如果心情愉快，想说些什么，也绝对不会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绝对不会。在去往闸坡的路上，他说了自己有许多爱好，收集墨砚、收藏陶罐等等，而文学应该说是他一切爱好中最古老的爱好。我问他手头上有稿子吗，他回答有，同时说了自己的条件，最重要的一条是后期的案头工作他不管了，对此我除了高兴地表示赞同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几天后，作家展锋从珠海送来了刚打印好的《围龙》书稿，我便连夜看起来。当这部书稿的爽直有劲如翅膀的扇动刚一触及我时，作者的愿望即被履行。我随即带到岳阳的选题会上论证，并得到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吴至强的首肯。

几乎是这个时候，小说的楔子在《梅州日报》登出了，客家先民是什么时候又是谁到梅州开基立业的呢？意见纷呈，沸沸扬扬。对客家素有研究的黄火兴寄来了几页纸的商榷意见。我和程贤章等人对此的交谈和争论常常在烟雾中进行，并且延伸到狂风大作的深夜，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讨论的。在这里我和程贤章匆匆地结识了，发现了相互之间是非常理解的。在以后的日常接触中我们产生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越来越得到证实。十几年前，他在肇庆见过我，那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从不久前他唤不出我的名字的面孔中，我读出了自己的年龄。作为国家一级作家的程贤章，虽然也年华不再了，却依旧充满活力。他身上所具备的一种特殊的谦和、自我的遗忘，犹如一颗露珠滴落在我的心头，蒸发以后，它的清凉仍在，这是我的心灵始终需要的。经历了秋天的缓慢消逝，我们期待着书的出版。正如我预计的一样，《围龙》在春节前正式出版了，这刚刚破晓的晨光照得这位老作家十分引人注目。

时光在流逝，这一小时不同于另一小时。程贤章是记者出身，写东西是有名的“快手”，《青春无悔》写了四个月，《彩色的大地》写了两个月，而《围龙》却写了两年有多。为了写好上卷《血火》，他两次去上海，一次上西安，谢晋元、黄梅兴、姚子青的故乡更是多次往返。在那些地方，有时一站便是个把钟头，与其说是观看，毋宁说是遐想。不是从一个固定点出发，而是要找到一个圆的周线。回忆就是这样运动着，忽而潮落，忽而潮涨。熟悉的那些地方聚拢在一起，像一根链子的各个环节一样，是互相依附的，而另一些地方，则是互相陌生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任何事物都不是徒然发生的，比如淞沪抗战。谢晋元、黄梅兴、姚子青这些客家子弟，浴血奋战，出生入死，都是一种伟大的爱的根。以后的每一个好的果实，都来自当时开放的一个花朵。程贤章知晓，艺术本身可能产生不出包含正义与自由的新生，然而，没有艺术新生便没有形象，结果仍是虚无。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种真实的创造都是对将来的一份献礼。程贤章在这里要完成任务，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困难的。幸亏他有儿子勇芳作为助手，勇芳是个细心而又有耐性的人。对于他来说，一天的生活是以太阳开始，但并不是以太阳结束的，因为紧接许多

明亮的时刻之后，还有一道漫长的灯光。他要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又要搜集具有文献价值的资料。他随父亲采访谢晋元的姐姐之后，更意识到资料的宝贵。当时九十岁高龄的谢老太神志仍十分清醒，半个月后《羊城晚报》一位记者又去采访，谢老太竟在录音谈话时突然中风不治。

《围龙》上下卷四十万字，对不懂用电脑打字的程贤章而言，每一个字就是自制的一块砖。要说修建万里长城的缘由十分简单，那就是为了防御外敌的入侵。然而要问程贤章为何要付出那么大的艰辛来写《围龙》，他始终没有举出充分的理由。依我看，似乎是为了解除那时时消磨着生命的想象力之饥渴，他才这样做的。某一天，“为什么”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产生了，他便感到极端的难耐和疲惫。而“开始”这往往是很偶然和很重要的，它唤醒了意识以及接踵而来的一切。好比原野上散发芳香的花朵，不也是从偶然落下的种子自然生长起来的。梅州的客家人从哪里来，一本族谱的出现，让程贤章的眼前顿时一亮，程旼是他的祖先，是第一支南迁士族的主人。梅州最早的称谓叫程乡，梅江叫程江，当地人为纪念程旼开基的功德，将一条古老的街道命名义化路。这个谱系，一个分支接一个分支，一个枝杈接一个枝杈地追溯它，程贤章很快便迷失了。他在这个森林里漫游时，为了找到阳光、找到出路，需要山脉和村落。在一个朦朦胧胧的表面上，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亮点，那就是作者的故乡——梅县丙村。他要找到一种方法，很有特点地再现这一方世界。

树长得很高，因为它没有向四周伸展的空间。丙村的过去，封闭落后，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一切消失的东西都消失在这里。这里有善良和恶习，有幸福和诽谤，程贤章骤然领悟到，一方世界若是隐瞒和埋没这一切，那一定是个不幸。关于这个地方，他知道的比看到的多，但这些被知道的东西并不互相接触，它们并列在一起，犹如一个被砍伐过的森林余下的最后的几棵树，只有大地联结着它们。这大地开始于这里，在我们脚下，而终止于布满星辰和尚未降雨的地方，这种联系的发现，像在雾气腾腾的一天傍晚发现了群山一般，他们如同巨大的波浪，不断向远方蔓延。他像是捏紧拳头在说话：“我要写大写的客家人！”从戊戌变法、东征、北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淞沪抗战，以至土改、合作化、四清、

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客家子弟有何作为，喜从何来，隐向何处，都要写该怎么写呢？“‘黑猫’投胎”，是好戏的开头，以熊武的离家出走为线索，从而演绎出一个个令人悲哭、令人欢叫、令人战栗的故事。当他决定这样写时，温生才、袁来福、娟妹、醒莲、天送这些个形象如同来自他自己的生活的回忆，痛苦而真实地在他手里站起来，走进作品，走进一座家园。

程贤章出生在印尼雅加达。六岁回国，他是从一位刚刚归国的老华侨那里打听到父辈的情况。据程贤章说，他的父亲是中彩票发的财，家里有四部小汽车、两部货车，还有一辆马车，不但养鸟，还养有小老虎，以后彻底破产了。父亲回避程贤章母子，是因为他恢复了本来面目——利令智昏。在老家的一串长长的日子里，贫困、痛苦从未间断，但程贤章本人总闪烁出一种特殊的尊严。这并不是他健康朴实的自然本质所赋予的，尽管他得感谢赐给他这些本质的上帝，他的开朗谦逊是一个痛苦的人从艰苦的岁月中学会的，学会了小心翼翼地打开心灵之门，让阳光和小小的安慰得以进入。现在一切都变好了，他回家来了，早已逝世的母亲那双棕色的眼睛，所有一切往事都一下子呈现在眼前，给他带来温馨和安定。他写小说那段日子，一定要回老家，而且要住进围龙屋，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以及滋养他生命的动力和能量都是来源于此——一个朦胧的开始。他稳稳地坐在一张太师椅上，脊背是浑圆的，颈项几乎是水平的，姿势前倾，仿佛是一个怕冷的女人在倾听自己的躯体，一个未来的重量引起了他的关注，使他深深陷入做“母亲”的杂务之中。

创作是朴实而严肃的，完全没有引诱和承诺，完全没有空洞的言词，其重量不断降落在他的手上和笔尖，还必须走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像农夫走在他的犁后边一样。他一边开出自己的垄沟，一边思考土地的深度、风的走向、雨的降落，既有令人高兴的，也有令人不安的，既有令人痛心的，也有令人充满希望的，总之没有一处不充满回忆与情感，而且几乎没有热情是未经挣扎的，因为他相信生命的意义永远表示着某种价值标准、某些抉择以及我们的偏好。当小说写到爱、正义，他的热情终于可以冲上场了。那个在广州天字码头开枪打死清廷狗官孚奇的温生才，双脚已断遍

体鳞伤，被用一个大竹箩筐抬到东校场斩首时，还沿途发表鼓动性的演讲。程贤章慨叹：“好个温生才，为客家人树立了英雄楷模。”叶小童，这位北伐军大刀队的队员，在攻打贺胜桥时为掩护战友中弹身亡。就在叶小童倒下的那一刻，作者仿佛看到他化为一抹彩虹、一根羽毛，升腾于九重天外。淞沪大决战，书中的几位主人公黄梅兴、姚子青、谢晋元等，都一一实现自己的誓言，血洒疆场。作者情深意重喊出这样一句话：“英魂啊归来，客家的乡亲们向你们祭奠！”这种过去及意义，曾经成为许多人的沉重负担，而在程贤章这里却成了腾飞的翅膀。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是完全过去了的，没有一件事情能代替另一件事情。戊戌变法、北伐、淞沪抗战所展开的英雄业绩，如玫瑰一般有开有谢，它的荣誉也有如微笑一样时现时隐，当他表达自己的认识时，其涵义总是多于其所表达的。他的感情温暖了一个冰冷的世界，在其中展现自己的气候。光明啊，自由！这是他小说中所有英雄人物，面对他们的命运时所发出的呐喊。这最后的去处，是属于风，属于雨，属于未来的每时每刻，现在我知道了。隆冬时，我终于发现自己的内心也有一个不可征服的夏天。

一切都在动荡，一切都在变化，过去的事情似乎凝聚成一个伟大的昨天，模模糊糊地等待着夜的来临，继它之后预示着一个更加伟大早晨的破晓。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人民当家做主，每天都带着常新的光明从头开始，那种昂首挺胸的姿态，对于程贤章是那样亲切，如同自己醒来一般。他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参加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思考永不停息的事情，无论是壮丽的或是卑贱的。但是生活始终不是一条直路，土改后是合作化、人民公社，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程贤章在“文革”十年中受到严重冲击，成了梅州地区的“三家村”，被指为“小欧阳山”、“小秦牧”、梅州四十七名“反革命”中的一名。时代给他开了个莫大的玩笑。他开始逐一认识形成战乱的原因和那些不易觉察的声音，观察生活在他周围人们的面孔。这使他作品的形象具有非常清晰的确定性，虽然未能穷尽它的全部深度，却具有一种预言的蕴涵。从《樟田河》到《彩色的大地》，作者对于时代的敏锐观察力和提出问题的胆识和勇气，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是“半夜鸡叫”，就是差一点

胎死腹中。到了《围龙》，由于排除了近距离作品带来的恐惧，创作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了，叙述的轻松感也大大加强了。小说第十章，写袁来福弃农就副，和县委走资派站在一起陪斗，不但没有羞辱感，反而感到有几分光荣，分明是以反常、畸形、变态中掂量出生活的分量。袁来福是推鸡公车运煤的苦力，鸡公车是他的劳动工具，被投进大火之后还有什么依靠呢？该种田照样种田，该放牛还是放牛，这种劳动把他塑造成坚忍的植物那样，不得不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去，渴望的是温暖过它的阳光和滋润过它的雨水。在最疯狂的恶劣的岁月里，使作者得免绝望的东西，也正是属于他的那片天空的记忆。

漫无目标地穿过潮湿孤寂的乡间，程贤章希望至少能寻回那迄今一直把握住的力量：它曾帮助他接受一度认为无法接受的现状。他清楚自己不能让时光倒流，不能恢复这世界原先的模样，但他知晓要了解这世界，就是将其人性化，并盖上自己的印戳。人生而人性就像是一口深水井，在这井口上曾经回响过所有人的脚步声，只是用手里的魔杖探测过的人，才能得到它的水。这魔杖不是别的，就是观察。一个人隔着电话亭的玻璃板说话，你听不到他所说所云，但你却可看到他那无法理解的哑剧。世界如果变得清晰，人心对亲切的渴望也变得无用，艺术便不会存在了。真正的艺术品，永远摆在人性的天平上，这天平永远说：“不足。”好比汽车马达声，清晨的梦想，黄昏的轻愁以及多少年不变的苍穹，它的力量与光明始终不竭，他自己都是不满足的。在《围龙》这部作品里，即使你看不见作者，也会感觉到他那双睁大的眼睛。他是那一种没有爱便闭上眼睛的人，爱对于他来说就是关注。他所以冥思苦想，不进行批评，都与此有关。他的判断要么是关注，要么是扭过头去。程武是他用最多数笔墨塑造的一个人物，仿佛就是从生活中走来，又分明融会着作者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的探索，让人看到昏暗和明亮，看到了夜幕降临之前的一切。程武的故事和命运，是“进士第”那只忽隐忽现的黑猫带出来的。他本姓陈，有“黑猫投胎”之嫌，为避凶煞灾祸，三个月大过继给外婆家改姓熊，长大后与田氏有染，生下一子取名天送。因无法赎罪躲远了。当过道士，之后从军改为了程姓，东征，北伐屡立战功，官至连长。进剿江西苏区败阵归来，

淞沪之战，重归军队，在吴淞口英勇献身。他的一生，如同在古老织锦上所看到的那样沉重和闪光。人们可以不去理睬它，但它本身却在说话。天送是“进士第”的最后一根血脉，他被伯父带到东南亚后生根开花，创立了家业，从80年代起率子女回乡投资办厂、修建大堤、捐赠学校。读到这里，让人感到一种悄然的步履和陌生的芳香不知不觉地袭上身来。这步履与芳香又一度地崇奉着人与大地的联系，并唤醒人们知道这世间唯一真正生生不息、刚强有力的爱：短暂却崇高。

对人物进行区分是容易的，可他们毕竟紧密得像一件编织物一样。《围龙》的人物是多样的，人物的性格也是丰富与流动的。作者的成功与巧妙之处在于把人物放在较长的历史流程中，放在较大的社会关系中，来揭示其性格形成的原因，使人物真实可信。作者在着力描写程武的同时，其他人物的性格也被展露无遗。小说写他回到故乡，一本被岁月尘封的生活流水账，便在他心扉里启开。叶小童的未亡人叶红嫁了人，知道丈夫是叛徒后亲手杀了他，自己在突围时壮烈牺牲。袁嫂带孩子到了后夫家里，拿出两块银洋交给程武，说老袁交代过的，一定要还给连长。程武捂住袁嫂的手，声音都发抖了：“嫂子别往下说了，带好来福，教他做人。”说完，行了一个军礼，转身就消失在全是泥砖破瓦的宁江原野。这辽阔的土地颇似农家的花布，深色的衬底上布满灿烂的花朵。信子是位日本姑娘，哥哥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已经剖腹自戕，嫂子也上吊自杀，留下两岁大的叫大野的孩子要她抚养。可信子在中国举目无亲，怎么活下去呢？她正准备悬梁时，被路过的中国军医袁来福救了下来，并结为夫妻，还抚养起信子哥嫂的遗婴。袁来福与信子的姻缘，仿佛是光芒四射的火花一般，给作品增添了无限美。作品中还有一些人物，如酉生、娟妹、天送、醒莲等，因命运不同，归宿各异，作者都赋予他们各自个性色彩和美学评价。正是艺术这一片天空，一棵树木的每一片叶子似乎都以不同的语言叙述它的色彩和光亮。天空反映在每一片树叶里。

季节在转换，春天已蹒跚。倘若说有什么使这些岁月忧郁的，那便是等待的心情。人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听新书问世的消息。2月上旬，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围龙》带着浓浓的油墨香走下了

生产线，摆上了书架。梅州市新华书店出现要先登记后卖书的现象，供不应求。有的个体书商直接向出版社发行部要书，一位书商进书七百册，明摆是囤货。有位老同志书店买不到书，手捧一个砚台找到程贤章家，说是以砚换书。有很长一段骚动和兴奋，对于这种情况需要补充的是，一些不速之客参与进来，自称是来自三水或南海，都是姓程，是程咬的后代，来认亲的。找到知音，找到延伸，程贤章的内心比从前更含激情，更为宽阔。天空是属于大地的，《围龙》的影响并不限于客家地区。1998年4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大半版刊登了《围龙》的作品缩写；1998年5月28日，《文学报》以一个整版刊登了《围龙》的故事梗概；反响是丰富而充盈的。远方在召唤，眷恋在燃烧，大野的原型，日本东京丸一国贸有限公司董事长三浦喜吉专程来广州参加8月8日举办的“长篇小说《围龙》研讨会”。韩辉的原型、美国华人商会会长熊德龙给研讨会发来了贺信。领导、嘉宾、专家学者和十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一百多人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开得隆重而又活跃。香港《文汇报》以整版的篇幅登载了《围龙》的评论文章，台湾《世界论坛报》连续三天连载了关于《围龙》的学术论文。《围龙》一时间成了挂在许多人嘴边的词，在他们之间促成一种友谊，带来一种温暖、一种鼓舞。

风吹了，吹响一树叶子，程贤章如同被波浪推着向读者走来，脸上从容而有节奏地再现那严肃的表情。一个作家毕竟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论是赞同的还是有异议的。这是可以想象的，无论什么人都可能产生不满和急躁。但是陷入争论越深，离开作品便越远。程贤章的特点在于坚守自己的作品，用一个新的开端和十倍的成绩来回答争论。许多意见好像都是为他未来的创作做准备，总能诱发他新的向往，以便使自己显得不那么沉重。他深居简出有一段时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孜孜不倦地为未透露的计划而工作着。对于他，那是一个充满学习的时间，看的书有五六十斤重。我开始不敢相信，直至有人说他写了一本书叫《我说红楼》，我突然明白了他那不间断的多产的原因。研究《红楼梦》本是红学家的事，他作为一个作家怎么也来凑这个热闹。没理解错的话，他是想借助红楼人物形象的媒介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些人物绝不可忽视，因为他们对未来

知道的或许很多，几乎是一种预言式的意义。而程贤章的话给人印象是信服，因为他每一句话背后，都牢固地隐藏着他所经历的朴素现实。他那令人难以描述的专注，到处都能为他带来益处。他的感官比从前更细腻、更敏锐，灵感变成了持久不变的东西。语言是新颖的，表达很接近本质。也许就像他人一样，越成熟，便越接近自己的心灵。作家评红楼，广东第一书，已得到公开的承认，并上了中国图书零售的龙虎榜，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他的创作道路迎面走来，阳刚之气透着某种固执，像浪头一般把人裹去又抛回，让人盼望着下一个带他继续前进的浪头。那又是一个风起的时候了……

文学史将证明它的价值（代序I）

邓友梅

我首先代表中国作协几位领导，向这部小说出版和这次研讨会召开表示祝贺！来到广东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我有很多感触。也许，在许多读者眼里，像我们这帮 50 年代出名的作家已经是翻过去的一页，但恰好程贤章以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页不但没有翻过去，而且它还大有可读。如果说我们这批 50 年代的文友还有一点特色的话，这就是从年轻时就养成的那种对文学的献身精神，以及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广东文学有些方面是别省的文学所不能代替的。各省的文学创作有各自的长处，广东文学的一大长处就是不断有作者拿出有独特的生活视野、具有自己创作特点的作品来，程贤章的《围龙》即非常有特色。我想将来的文学史一定会证明这部书除去小说本身的价值外，它在弘扬客家文化，再现客家历史，团结世界华人、特别是海外客家人方面的作用，很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作品所不能代替的。它在这方面的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突出地显示出来。近年来广东写经济开放的作品得到全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我相信，将来我们回头重新审视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时候，广东作家也是一个不可代替的群体。

一九九八年八月

啊，父老乡亲（代序Ⅱ）

——程贤章长篇《围龙》读后

潘凯雄

有“快枪手”之称的广东作家程贤章近年来一反以往创作之常态，不仅读族谱和史料成瘾，而且东征上海、西上西安，历经数载，终于有了现在这部关于客家人生存状态和兴衰沉浮的长篇小说《围龙》（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的面世。

由“北人”南迁而形成的客家人始于西晋末年，迄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而这个具有迁徙特点的客家人又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民族。如何在四十万字的有限篇幅内反映出客家人在这样绵长的时间和广阔的地域中的生存状态自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而正是在这种难度甚大的艺术处理上见出了作者的匠心之所在。

面对千余年的时光流动，作者自然不可能作编年史般的记录，于是，程贤章在结构上采取了散点透视的方法，既以南齐时从建业迁移到程源的客家人先祖为全书的楔子，又选取了戊戌变法、国民革命军东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淞沪抗战、“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长河中的几个点作重点铺陈。如此纵横捭阖，将客家人之生存状态描摹得栩栩如生。

面对客家人辽阔的生存空间，程贤章的把握同样张弛有道。既抓住“围龙屋”这个客家人宅居特色为总体象征不放，又将相当的场景和人物设置在“围龙屋”之外。这样的艺术处理不仅留下了一个大写的客家人

形象，而且又准确地把握住客家人之所以为客家人的个性特征。

应该说，身为客籍作家，程贤章的这部《围龙》不仅是献给父老乡亲的一份厚礼，而且也为广大读者认识客家、了解客家提供了一本生动形象的作品，为文坛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八月